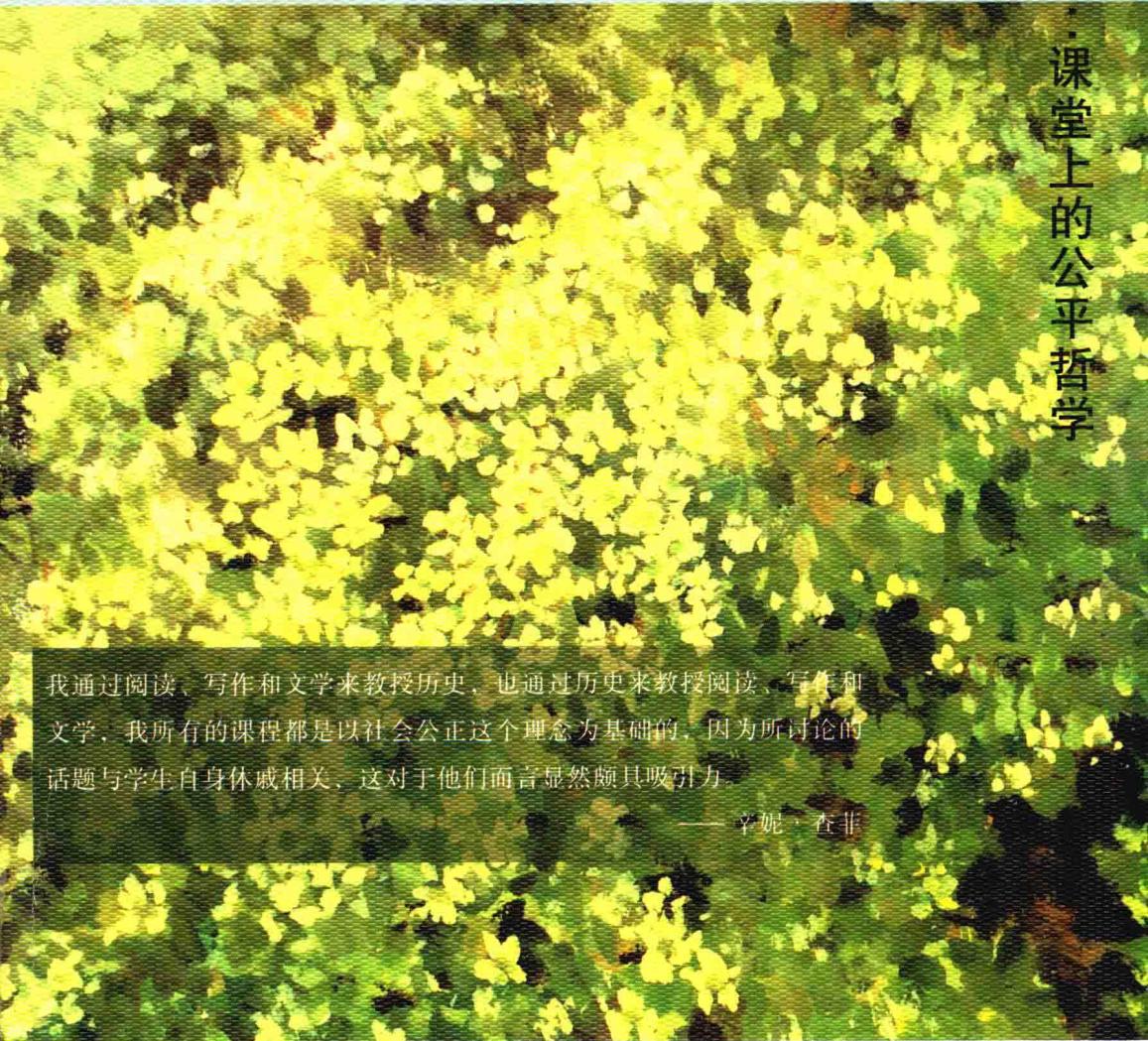


辛妮·查菲：课堂上的公平哲学

教师  
月刊

2017.9



我通过阅读、写作和文学来教授历史，也通过历史来教授阅读、写作和文学。我所有的课程都是以社会公正这个理念为基础的，因为所讨论的话题与学生自身密切相关，这对于他们而言显然颇具吸引力。

——辛妮·查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辛妮·查菲：课堂上的公平哲学

允许错误

改变

分享思考

良好关系

美国年度教师

结果公平

想象力

公平的课堂

正义

批判性思考

偏见

深度参与

世界就是我们的课堂

成长在路上

公平哲学

水晶苹果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妮·查菲：课堂上的公平哲学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 - 7 - 5675 - 6807 - 5

I .①辛… II .①教… III .①课堂教学 – 教学研究 IV .①G4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7630号

### 辛妮·查菲：课堂上的公平哲学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凤保

设计 张 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印次 2017年9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 - 7 - 5675 - 6807 - 5/G · 10561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专栏 >

---

- 006 教师善待学生的三种类型 \_ 吴康宁  
008 印记 \_ 吴慧琴  
011 KTV里的日本人 \_ 刘幸

## 封面 >

---

- 016 辛妮·查菲：课堂上的公平哲学

## 人物 >

---

- 036 **异域** 内森·巴洛 最好的教师不会老是试图创新  
**微博** 胡焕庸 / 费正清

## 现场 >

---

- 045 **记事** 郭静娟专辑  
春日  
安静如一朵红莲  
旅行散记
- 073 **论坛** 为什么卢梭要虚构一个爱弥儿 \_ 熊芳芳  
085 **德育** 高三的“幸福” \_ 周春梅  
089 **吴非说** 你为什么不做读书人呢  
091 **朱永新答** 为什么纸质阅读很重要

## 话题 >

094 “二孩”时代的教育（一）

熙文姐姐\_郭武松

“二孩”辩论会\_李伟明

## 阅读 >

102 谈美小辑

和朱光潜先生“谈谈美”\_赵凯宁

教师的“移情”\_孙鸿飞

## 人文 >

111 英伦随想五则\_傅国涌

## 视窗 >

057 校园 北京十二中附属实验小学的新学期\_司学娟

062 读书会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地平线读书社\_卢元伟

066 家 在旅行中成长\_刘宇娟

068 文本 模仿三人

070 报道 “文学与科学——方达明作品赏读会”  
在福建漳州举行

072 广告 欢迎订阅2018年《教师月刊》

辛妮·查菲：课堂上的公平哲学

允许错误

改变

分享思考

良好关系

美国年度教师

结果公平

想象力

公平的课堂

正义

批判性思考

偏见

深度参与

世界就是我们的课堂

成长在路上

公平哲学

水晶苹果

## “土壤”

文 林茶居

从阅读心理学的角度看，“读书读傻了”这句话可能是有道理的。当一个人沉浸于自己经由阅读、问学、思考而建立起来的时空体系里，他确实会“两耳不闻窗外事”，书（知识、真理、智慧等）和书里的“理想国”成为最高存在，除此之外，万事万物皆不值一提、不堪一顾。他可能还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也许只有幼小的孩子，让他看到一个新生的世界，他才言语几句——他自足于面对新世界而言说，并不期待回音，也不希望有人“点赞”——那甚至是让他厌烦的。这大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形象：任何对话只发生于其自身，既固执、封闭，又独立、强大。

历史上，这个“形象”并不少见，德国哲学家尼采是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晚年尼采的境况非常不好，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个疯子。一八八九年也就是四十五岁那年的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一个车夫挥着鞭子抽打拉车的马，便冲上前去，紧紧抱住马的脖子，放声悲泣：“我苦难的兄弟啊……”后来，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人生的最后十一个年头。

为了让马车跑得快一些，朝作为动力的马匹抽打几鞭子，就如同驾驶汽车要提速时作出“加油”的动作，是一种生活常识和经验，再正常不过。尼采的举动，自然印证了人们的判断：此人确实疯了。对此，科学主义者热衷于从尼采的家族疾病史、尼采本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当时的医疗条件来作推断；也有人认为这和尼采曾经读过并无比陶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有关——其中有一个情节：一匹年迈的马被自己服务多年的主人虐待至死；还有人认为，这匹可怜的马唤醒了尼采的怜悯心，让他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超然于现实世界——这意味着他的“超人哲学”在人的天性面前存在失效的可能。此前不久，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我再也不能与任何一种现实保持联系了；当我不能成功地遗忘它们时，它们就会把我撕裂。”（《尼采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年12月，丹尼尔·哈列维著，谈蓓芳译）这似乎就是一个预示。

不过在我这里，我更愿意按照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的观点来理解。在《尼采：生命之为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亚历山大·内哈马斯著，郝苑译）一书中，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独特而精辟地论证了尼采将世界视为“某种艺术作品”，视为“文学的文本”。他认为尼采把适用于文学创造、文学解释的“那些观念和原则”，“推广到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之上”；也就是说，世界是一个“文学模型”，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也都是一个个“文学模型”。所以，对于尼采来说，那匹被鞭打的马除了是一匹拉车的辛劳的马，它还包含了马的历史、马的文化、马的唯美主义。这就像面对一棵树的时候，你意识到这棵树与大地、与时间的联结，并打开了树的童话与神话，而不只是视之为“植物的树”，具有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之功能的树——是的，树也是天地的文本和作品。

十八岁那年，尼采从古老的普尔塔学校修完中学学业。按照学校的传统，尼采和他的同学们都发表了毕业感言。他说：“我知道，当要把一棵植物从滋养它的土壤里挖出来时，它会怎么样；它只能被慢慢地连根取出，小心地移植进新的土壤。”（《尼采传》）他以植物和土壤的关系，来阐述毕业前后的生活，同时也传达了他作为一个中学生对教育的理解：学校、教师、课程以及各种教学活动、师生交往活动，应该像为“植物”提供“滋养”的“土壤”——而人的成长，正意味着“土壤”的不断改良、更新。也许，那个时候的尼采就习惯于以文学文本为工具来理解、阐释万物与人生。

尼采的一生都在追寻一个“更高的自我”，并且认为“必须被举起”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对于当时的德国教育，他充满失望，但仍旧相信教育本身正是一种“举起”的力。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要把自己“举起”，要在自己的人生中准备丰富的“土壤”，持续地自我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采的童年几乎相当于其他人的上一辈子，因为他早在中小学期间就跳出了其所处的时代（习俗、规则、秩序等），将自己“移植进新的土壤”，正如他在探讨他曾经视为思想导师的哲学家叔本华时所言：“一旦他在自己身上战胜了时代，他就必定瞪着惊奇的眼睛，同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天才。”（《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尼采著，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3月）

## 专栏 >

006 教师善待学生的三种类型 \_ 吴康宁

008 印记 \_ 吴慧琴

011 KTV里的日本人 \_ 刘幸

## 封面 >

016 辛妮·查菲：课堂上的公平哲学

## 人物 >

036 异域 内森·巴洛 最好的教师不会老是试图创新

微博 胡焕庸 / 费正清

## 现场 >

045 记事 郭静娟专辑

春日

安静如一朵红莲

旅行散记

073 论坛 为什么卢梭要虚构一个爱弥儿 \_ 熊芳芳

085 德育 高三的“幸福” \_ 周春梅

089 吴非说 你为什么不做读书人呢

091 朱永新答 为什么纸质阅读很重要

## 话题 >

094 “二孩”时代的教育（一）

熙文姐姐\_郭武松

“二孩”辩论会\_李伟明

## 阅读 >

102 谈美小辑

和朱光潜先生“谈谈美”\_赵凯宁

教师的“移情”\_孙鸿飞

## 人文 >

111 英伦随想五则\_傅国涌

## 视窗 >

057 校园 北京十二中附属实验小学的新学期\_司学娟

062 读书会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地平线读书社\_卢元伟

066 家 在旅行中成长\_刘宇娟

068 文本 模仿三人

070 报道 “文学与科学——方达明作品赏读会”  
在福建漳州举行

072 广告 欢迎订阅2018年《教师月刊》

## 教师善待学生的三种类型

文\_吴康宁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督学。

教育实践所需遵循的原则中有些已成基本常识，近乎不言自明。譬如，“教师应当善待学生”即属此类，谁不知道善待学生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首要前提呢？当然，知道不一定做到，在如今心浮气躁的功利化社会里，善待学生的教师到底能占多大比例呢？答案恐怕不乐观。

不过，笔者这里关注的倒不是善待学生的教师到底占多大比例的问题，而是想探讨一下教师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才善待学生的，分析一下教师对学生的“善待”本身是否也有一些不同类型。

就笔者的长年观察来看，教师之所以会“善待”学生，大体有三种原因，与之相应，教师对学生的“善待”便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原因是教师具有“爱心”。确实有这样一些教师，他们真的爱儿童、爱学生，那是发自内心的爱、深深的爱；他们自觉地扮演着爱的天使的角色，仿佛就是为了爱儿童、爱学生而降临人间，爱儿童、爱学生已经沁入他们的心灵，融入他们的血液。他们觉得自己的天职就是呵护人类未来，帮助学生成长，这已成为他们的一种人生价值、一种精神品质，成为他们的情感所在、力量所在、智慧所在。

具有爱心的教师必定会善待学生。他们对学生百般疼惜、千般呵护，呕心指导、沥血帮助。因为有爱心的强大支撑，他们对学生的善待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没有附加条件，不求任何回报；二是能够持之以恒，几十年如一日；三是经得起遭遇不公、受到委屈、生存窘迫等任何外部不利因素的考验，无怨无悔；四是他们对学生的善待有时甚至会超过对子女的善

待。这种源于爱心而对学生的善待，可称之为“尽情地善待”。

第二种原因是教师怀有“同理心”。怀有同理心的教师虽然并未打算扮演爱的天使的角色，但他们敬畏“天地良心”；他们常态性地对他人有恻隐之心，对弱小者、年幼者有相助之心。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是他们理解他人时强调的前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也勿强施于人是他们要求他人时奉行的准则，自我控制、自我调节是他们同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常常采取的应对策略。

所有这些，都使得怀有同理心的教师同样会善待学生，他们对学生的善待同样也发自内心，而不是外界施压的结果。在同理心的驱使下，他们会努力站在学生角度去了解学生、理解学生、帮助学生。他们对学生的善待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会用心尊重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学生和自己一样，应当享有人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利；二是他们会耐心帮助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学生和自己不同，正处于身心发展过程之中，经历着成长的烦恼；三是他们会细心区分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学生之间千差万别，不可众人一法。这种出于同理心而对学生的善待，可称之为“尽心地善待”。

第三种原因是教师持有“责任心”。这里所说的责任心倒未必全都是“为社会贡献人才，为国家培养栋梁”这种“使命担当”意义上的，而是也包括遵守职业规范、践行工作要求这种“职责类型”意义上的，它所凸显的就不是上述第一种“爱心”所展现的“高尚的精神境界”了，也不是上述第二种“同理心”所呈现的“良善的心灵层面”了，而是教师的“起码的职业素质”。

因此，持有责任心的教师也会善待学生。他们不会去讽刺、挖苦、歧视、体罚学生，而是努力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地对待学生；他们不会对学生无理苛求、敷衍了事或误人子弟，而是尽力做到实事求是、认真指导、诲人不倦。这里可能也有爱心或同理心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有关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工作守则中有相应的明确倡导和明令禁止，他们不想犯规，不想失责，不想因此而产生负疚感。这种基于责任心而对学生的善待，或可称之为“尽责地善待”。

亲爱的教师，您是否也善待学生呢？如果是，您对学生的善待属于上述哪一种类型呢？当然，笔者也在问同为教师的自己。

# 印记

文\_吴慧琴

吴慧琴 一九七五年出生，苏州市工业园区第五中学美术教师，一九九四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已出版散文集《握你的手 安我的心》，多次参加苏州画展，国画作品散见各报刊。

路边林林总总的店铺、工厂、房屋、树木、庄稼、荒草、车辆……辨识每一处目光所及的物事，旧貌隐现，越往前，越明白越清晰。村庄的质地、气息和肌理留存于幽微之处。

车水马龙的嘈杂随着道路的向前延伸渐渐流到身后。路旁零星的玉米、豆棚和荒草、美人蕉比邻而居。天空蓄满了厚云，多雨时节的湿热弥漫于一小丛波线起伏的玉米叶间。一棵棵只长了两片嫩叶的玉米苗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浅浅的根须生发在稻柴灰里。稻柴灰总是呵护那些娇嫩的幼苗——青菜秧、黄瓜秧、豆角秧、茄子秧……一棵棵菜秧被拔起时，茎上总是沾着芝麻色的柴灰。

经过一座隆起的小桥，道路开枝散叶生出一个十字的小花，成为一个路口。南面的小路携了两旁的草木向更南面延伸。西面的小路只延了浅浅一段便被房屋、树木遮挡而不见。只这一段就已足够承载幼年所得的花香。在它还是泥路时，从东面小路而来的我跟着堂姐去采摘从篱笆上披挂而下的木香花。一对绿叶，衬着两三朵纽扣大小的小白花，将它们插在发辫或是系在胸前，那该多好多香多美！我捧着一小把木香花，低头看时，心里的幸福与喜悦涨满了整个人。外婆看到了，一定会欢喜得将它戴在发髻上。



小品 吴慧琴 作

外婆的墓碑周围，有葳蕤的枸杞、蔷薇，还有马兰、荠菜，都会开出素净的小花，但木香花可以开在人的发辫和衣衫上——青青白白，清香四溢。

若是再见那篱木香花，我会站在花前喜极而泣，既欢喜又悲伤，我常常陷入悲喜的迷障。

这座小桥已老，水泥浇铸的身子和桥下的小河水讲过许多清亮的话语后，身躯日渐瘦削佝偻。四季轮回，草木一秋又一秋。不知小桥

做了几回梦。在他的记忆里，确曾有过细脚伶仃、竹木摇坠的清瘦模样。一群又一群的孩子，三三两两，踩出嘎吱嘎吱声。我足够小，可以任由堂姐背着过桥。小竹桥下的粼粼波光还在眼前闪烁摇晃，一座新的小桥筑成了，劲挺清瘦，是个少年的模样，就如相框里表哥们的样。归来，少年不再，已有半大的孩子绕着表哥们叫爷爷。

出租的房屋客堂里，仍然挂着表哥们幼时和青少年时的照片。我看着相框内外的哥哥们，也看看我自己。如若不是为了必定要来的乡间宴席，村子和旧居早已寂寞太久。

久到——你在旧居前经过，屋里的租客眼看着你，问你所来何处。转角的商店里，店主又问你所来何事。你已成为村子的外来闯入者，徘徊自己的屋前不能进入。

在村子里游荡，太多的泡沫和庞大的海绵物放置于每一个空处。遮盖的油布、塑料膜、旧布帘、包装袋充斥每一个角落。电动车、三轮车、汽车停放于场前、屋后、过道、堤岸。已拆的未拆的半拆的、住人的出租的空关的、半旧的破败的低矮的，林林总总的房屋全然不是原来的面目。延伸于其间的路，断头或者断尾，只得折返其间，

再寻别路。东边外河的小桥还在，加了闸门，锈红的铁皮斑驳起翘，可以如枯叶般让人揭下一片又一片。桥会记得旁边的小学校，学校里那个临窗而坐批作业的年轻女教师，让望见她的人都会停步一会儿。她穿着花衬衣写字的样子，照亮了每一个行经的村人。

那样的质地与肌理会变化会消失。河里零星地浮着绿萍，空出的水面早已映不出天空。废弃的泡沫像朵白云般漂着，还有木桩、破旧的绿色尼龙围网、进水侧斜的水泥船蜷缩在水里。河流被投进了太多河流以外的东西，早已复杂得窒息了鱼虾，寂寂无声地停驻不动。河流与村庄，河流呢？村庄呢？鱼虾呢？村民呢？除了遍地堆积的泡沫海绵，还是泡沫海绵，间杂着饮料瓶、塑料膜、纸板箱、旧木板、报废车、碎砖瓦……人处其中，落脚不下。

人抛弃了庄稼，野草就会茂盛蓬勃，成为土地的主人。村民离开了村庄，他人和外物就会填满每一个角落。这个夏天，住在热闹大街上的舅舅在意识清醒时一定要回那个有河流有鱼虾有村民的村庄，那儿戴着木香花的老母亲在等他回去。

我也想外婆。凭着记忆朝那条路一直走过去，走过去，走到尽头，仍然寻不见。村庄里长着海绵庄稼，河流里漂着泡沫白云，房屋里住着陌生他人。

寻不见村庄该有的印记，我迷失在自己的村庄里。

# KTV里的日本人

文\_刘幸

刘幸 重庆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现于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目前已出版《杜威家书》(杜威、爱丽丝著)、《课程》(博比特著)等译著，在中、美、日、韩等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这些年，旅游业势头红火，去一趟日本，看一看那里的风光，品味一下那里的美食，已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了。如果我的文章像导游书一样贩卖这类东西，对读者的意义就不大了。不妨，我写一些或许只有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才会有的感受吧。既然是感受，就必定是我自己的感受，未必像物理公式那样精确得一个符号也不容易改，但至少对我而言，是真切的；对读者而言，或许能打开一扇不常见的窗。

比如，日本人是怎么唱 KTV 的呢？

KTV 这些年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了。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周末放松一下，班里同学呼朋引伴去 KTV “鬼哭狼嚎”一番已是常有的事了。日本也是如此，KTV 是课余或者饭后，很多人选择的休闲方式，教授们有时候也放下架子，和我们一同进去唱两首。中国的 KTV 不少是近些年建起来的，装潢非常现代。日本则不然，大多数 KTV 早在好几十年前就有了，彻底翻修一新未免成本太高，而且免不了让客户流失，因此总是零敲碎打地更新更新设备而已，较之中国，总体显得老旧。当然，在东京一些繁华地带，时尚现代的 KTV 肯定不少，但以我所见，大多数日本老百姓消费的也就是非常普通的老店。



我们大学旁边的 KTV。在日本，凡见到这只举着话筒的招财猫基本就是到了一家 KTV，因为这是全日本最大的一家 KTV 连锁店——まねきねこ——的商标

KTV 里都有一个小机器，手指划一划就能点歌。日本人点歌很有趣，每个人只会点一首，然后把机器传给下一个人。机器就这么在众人之间传上一整圈，再回到第一个人手里，由他点自己的第二首歌。唱歌固然欢快，但日本人这一圈圈轮转的秩序却一点不会乱。至少在我的经验里，我们在中国唱 KTV，经常是一口气点上好几首，反正后面点歌的人还会有插歌等等，最后的结果大抵算是乱中有序，而像他们这样，所有人共同遵循一个公开的规则，还真是留学日本之后才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规则，自然就扼制了“麦霸”的产生，每个人的机会大抵相同。更有趣的是，一首歌是谁点的，往往就由谁从头唱到尾，没有那种兴致起来之后抓起另一个话筒就合唱的人。倘若别人点的歌也是自己的最爱，最多也就是拿起沙锤打打拍子，或者自己跟着唱而已。当然，有时候几个要好的女生也会合计着一起唱一首什么歌。我有一次问她们为什么，她们说，既然是别人点